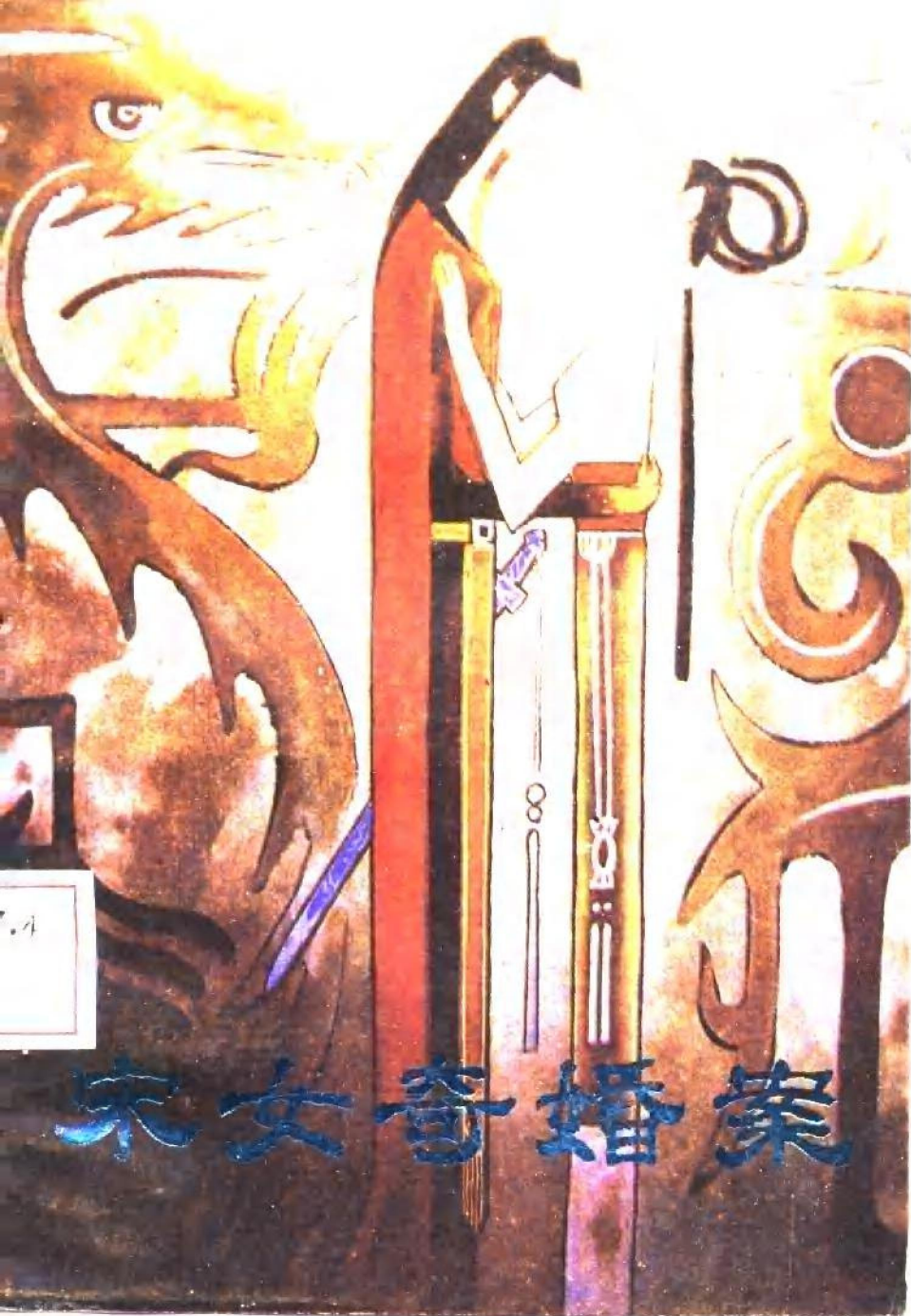




宋女奇婚案

责任编辑：汪 洋

锡 宏
装帧设计：贾 愚

封面题词：肖 奋

宋 女 奇 婚 案

张保忱 毕士臣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1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ISBN7—5396—0062—4/I·62 定价：2.00元

目 录

第一回	皇上无计 两驸马真假难辨 尚书有谋 二恩人是非易分	 (1)
第二回	神鏢仙剑 怎能分赢输胜败 奇枪怪刀 何以论强弱曲直	 (12)
第三回	为护别人 龙潭里推让功劳 不顾自己 虎穴中争担罪责	 (19)
第四回	心揣妄想 弟弟欲欺世盗名 胸怀正义 姐姐要偷天换日	 (29)
第五回	无怨无仇 她因何使那歹意 非亲非故 你为啥施这善心	 (38)
第六回	吉凶未卜 大善人看风使舵 生死不知 老疯子顺水推舟	 (46)
第七回	山穷水尽 那条路如何行走 柳暗花明 这个村怎得居住	 (56)

第八回	如此算计	终露出狐狸尾巴	 (66)
	这般推测	始识破豺狼心肝	
第九回	天下少有	大人物如此逃生	 (75)
	世上罕见	小伙子这样拚死	
第十回	这事咋办	真叫他坠入雾中	 (80)
	此人怎杀	实令你蒙在鼓里	
第十一回	功亏一篑	取药人心惊胆战	 (85)
	棋差半着	受伤者气绝身亡	
第十二回	身世重提	闻隐私惊心动魄	 (91)
	案情初露	听机密燎肺烧肝	
第十三回	英雄本色	劫牢时临危不惧	 (98)
	豪杰风度	抢狱处视死如归	
第十四回	偷梁换柱	救妹妹救出蹊跷	 (106)
	鱼目混珠	认哥哥认得稀奇	
第十五回	蛮横武断	执法人强词夺理	 (115)
	坚硬刚直	受审者据理力争	
第十六回	明使毒招	小尼姑信口雌黄	 (124)
	暗施杀手	大庄主翻手云雨	

第十七回	水流见源 假生子与真生子 事出有因 虚救人和实救人	 (133)
第十八回	话出肺腑 待胞兄情深意厚 气入肝脏 对生父语重心长	 (140)
第十九回	虚言假语 暂生计搪塞骨肉 实斗真拚 久设谋摧残仇敌	 (148)
第二十回	处心积虑 二高手争强夺胜 蓄意设谋 一滑头窃玉偷香	 (156)
第二十一回	硬找活门 浮浪子怪诞无比 偏寻死路 放荡女荒谬绝伦	 (165)
第二十二回	人杰地灵 看今日刀光剑影 郎才女貌 忆往昔花好月圆	 (173)
第二十三回	皇宫内廷 痴情人提心吊胆 官宅大院 贪生者舒目展眉	 (180)
第二十四回	复入宝庵 大公差厚颜无耻 初闯险境 小义士深谋远虑	 (188)
第二十五回	白银咬手 获赏人因福得祸 绿岛惊心 受制者化险为夷	 (196)

第二十六回	原无瓜葛	因事险情愿认姐	 (204)
	本不相干	为情急甘心作儿	
第二十七回	魔鬼洞里	杜大哥再次走险	 (212)
	美女窟中	弱小姐头回探路	
第二十八回	真正规劝	小女子推心置腹	 (219)
	虚假拚杀	大侠士披肝沥胆	
第二十九回	铲除孽子	恶满盈始显面目	 (227)
	惊煞恶父	智竭尽终露尾巴	
第三十回	舍生取义	驛女人斥责奸邪	 (234)
	扶危济困	强汉子救援良善	
第三十一回	分忧解愁	显亲热出于恶意	 (242)
	救死扶伤	献殷勤生自毒心	
第三十二回	谎言搪塞	恶逢恶恶生恶意	 (250)
	实情奉告	善对善善有善心	
第三十三回	安下机关	激将法请君入瓮	 (257)
	布好罗网	引逗术唤人进笼	
第三十四回	大闹喜筵	慧贵妃追本溯源	 (265)
	小闹宫楼	贤公主寻根究底	
第三十五回	恩重如山	劫法场英雄遇救	 (274)
	仇深似海	截路途豪杰遭殃	

皇上无计 两驸马真假难辨

第一回

尚书有谋 二恩人是非易分

人都说，宋朝仁宗在位时的故事最多，一点不假。也算这皇上窝囊，就连他出嫁闺女都不顺当。明明是大喜事，却办成了愁事、悲事、古怪事。

皇家嫁女，能不热闹吗？何况这一回是仁宗嫁他最宠爱的永乐公主！又何况这一桩亲事极不平凡呢！本来在宫中办喜事就行了。可是仁宗要大大炫耀一番，专为此事设了早朝。从金銮殿到午朝门这一大段地方，红毡铺地，芦席罩顶，见物挂彩，遇空焚香。文官武将，宫娥太监，都是满面喜色。就是心里不喜的，也硬挤出一脸笑来。就这样，仁宗还觉不尽兴。他多想和众文武围坐喜宴席前，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喝个一醉方休啊！可是那样做有损天子威严，他怎能够掉下那个架子？

……

人们眼巴巴地盼着，眼看吉时将到，永乐公主就要和驸马杜英杰拜堂成亲了。

忽然，皇门启事官慌慌张张，一溜小跑，直奔金殿，来到九龙口，叠膝跪倒，奏道：

“万岁，午门外来了一员白袍小将，自称是救了公主凤驾的杜英杰，特应诏来面见圣上。”

“啊？！”仁宗那胖胖的四方脸拉长了，细细的笑眯眼瞪大了，“你待怎讲？”

“小将说东床附马是假的，他才是真正的杜英杰！”

这一席话，只说得宋仁宗龙颜大变，张口结舌。众文武伸头缩脑，目瞪口呆。整个金殿上上下下，鸦雀无声。

这事出奇了！

原来，前些日子，金华宫的郑妃娘娘风体有恙，一闭眼就见神仙责怪她许愿不还，要拘她魂灵去受苦，吓得她饮食难进，号哭连天。闹得宫里见神见鬼，人心惶惶。仁宗问她许的什么愿？她起先总不肯说。后来见追得急了。才红着脸说：

“臣妾为闺女时，曾随母亲去嵩山少林寺上香，在神像前默默祷告：‘若能保佑我配得真龙天子，我就给你重塑金身……’过后我还笑自己荒唐。不想后来果然得近皇上。我也想过该去还愿，可又觉成了贵人，不便把女儿时的心事透露给人，也就放在一边。”

仁宗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分明你许的愿灵验了，感动了上神，才得以入宫，怎能忘了诺言？我问你，梦中见的神灵，是不是庙中塑的几位？”

郑妃想了想说：“有那几位，也有没见过的。”

“这就是了。赶快去嵩山还愿！”

“臣妾已病得弱不禁风，如何去得？就免了吧！”

“免了怎能好病？要不，朕替你去一趟如何？”

郑妃感激涕零：“皇上的隆恩，臣妾终生难忘。只是为这点小事，惊动圣驾，臣妾就罪该万死了，也惹得满朝文武议论……”

“那就让皇后去代你还愿。”

“惊动皇后千岁，岂不跟惊动圣驾差不了多少？”

“真不行换皇太子……”

“臣妾那些话，好意思跟小千岁说吗？”

“对对，朕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看来，公主代行倒合适些……”

郑妃迟疑了许久，看准了皇上的脸色，才勉强答道：

“要说让永乐公主去，臣妾又放心还不忍心。放心的是她为人精明、通达，又稳重、大方，准能把事情办妥。可又不忍心让她受一路风霜之苦……”

“爱卿不必过虑，朕自有安排。”

于是仁宗传旨让永乐公主去嵩山。

这永乐公主年方十八岁，金枝玉叶，冰肤雪肌。为人温柔善良，又绝顶聪明。她本不愿为郑妃娘娘辛苦这趟，可不便驳父王的旨意，有些话又着实说不出口来，加上她生性不爱多事，也就暂将苦味咽下，默默地坐凤辇来至嵩山少林寺，对神像顶礼膜拜，又塑了金身。

谁知回来的路上出了事。

凤辇路过一片黑松林。忽然间，仿佛从天降下两个怪物，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吼声如雷。跳到凤辇前叫道：

“你们重塑金身，为何忘了哼哈二将？”

保驾官和御林军全被震住，呆若木鸡。哼哈二将又跨进一步，一把拉出公主。一人背起就跑。另一人断后。

这当口，“腾！”又从松树上跳下一人，拦住背人的怪物，厉声喝道：

“停下！光天化日之下，为何装神作怪，劫路抢人？”

哼哈二将并不答话，各挺短刀相搏。那人抽出宝剑，力战二将，全无惧色。只见他瞻前顾后，指东打西，明出暗发，虚砍实刺……杀得二怪物“啊啊”急叫。

背人的怪物忽将公主抛在地上，举刀就砍，恶狠狠说道：

“本想玩罢再杀，现在杀掉算啦……”

那人一见情急，连声呼喊跳将过去：

“住手！不准杀人……”

怪物哪肯罢休，刀劈得更快。那人一剑砍来，“啪！”连刀带手都给他削去了。他疼得“嗷嗷”直叫，对同伙喊道：

“快去告诉老大人……”

话没说完，他的脑袋也被砍下来了。断了气儿，只是那张嘴空“呱哒”几下。头上戴的假面具也掉了，露出一张丑恶的嘴脸。

另一怪物自然是兔死狐悲。想为同伙讨血债吧，又分明知道自己难以取胜。只得想那句“君子报仇，十年不迟”的话，急忙抽身，跳出圈外，想去找靠山。

那人喊声：“哪里逃！”扬手一镖打去。

“啊……”这怪物惨叫一声，也倒地而死。

直到这时，保驾官和御林军才醒悟过来，“呼啦啦”争先恐后地奔到两具死尸前，刀枪并举，“噼哩啪啦”一阵，剁成了饺子馅儿。回头看公主，已被吓昏。扭脸找救驾人，已无踪影。

等回京之后，永乐公主才清醒过来，奏明父王。仁宗对劫风驾的歹徒恨之入骨，传旨让地方官追根查源，好灭其九族。对救女儿的义士，感激不尽，下了一道诏书，州城府县，张贴皇榜，召救风驾之人进京。

皇榜贴出十日之后，救风驾人还真的应诏来啦。仁宗把他召上金殿，细盘详问。来者是个年轻人，初次见驾，倒不害怕。他连说带比划，那股孩子气很逗人爱。他家住河南登封县杜家寨，姓杜名英杰。他不光把营救公主的经过说得一字不差，又拿出一只金镖作证。仁宗命人把从歹徒死尸中取来的镖拿来一比，两只镖一模一样，不差分毫，还都刻有杜英杰的字

号。这小伙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相貌堂堂，人材出众。仁宗是越看越喜，越瞧越爱。故意找着话问他：

“你救了公主之后，为何不随驾来朝呢？害得朕好找……”

这杜英杰望望皇上，然后歪了歪头，答道：

“不好意思呀！我知道圣上对救凤驾的人薄不了，准得高官尽做，骏马尽骑。我跟来不分明是讨官做吗？那一点扶危济困、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也给抵消了，人家不笑话吗？要不是皇上下诏书，我还不来哩……”

仁宗被逗笑了，话语更亲切随便地说道：

“你说对了，朕是要加封于你。你愿做个什么官呢？”

杜英杰说：“我今年才二十岁，尚未婚配，能做什么官呢？”

众文武听得此言，掩口而笑。仁宗也明白他的意思，自己早有此意，便封了他个当朝驸马。选定了今天这个吉日良辰，让杜英杰和永乐公主拜堂成亲。哪知还没行大礼，突然午朝门外又来了一个杜英杰。这皇上能不惊，群臣能不呆吗？

金殿上下象潭死水一样静了一会儿，才又泛起波浪，宋仁宗一声怒喝：

“皇门官！”

“臣在！”

“把那穿白袍的刁民给我带上殿来！”

“臣遵旨！”

皇门官不敢怠慢，直奔午门去了。

工夫不大，御林军拧着两臂押进一人。那人来到九龙口，“扑通”跪倒，伏俯金阶，喊道：

“吾皇万岁万万岁，小民给圣上磕头！”

仁宗和众人一看这第二个杜英杰，差点叫出声来，见他年龄

不过二十岁，穿白挂素。细挑挑挺拔精神，洒脱脱英俊风流，威武中透着儒雅，潇洒内含有稳重。

宋仁宗收回心思，一拍龙书案说道：

“大胆的刁民，你知罪吗？”

白袍小将并不吃惊，也不看皇上，沉稳地答道：

“小将实在不知法犯何律！”

“你冒功讨赏，假充驸马杜英杰，该当何罪？”

“万岁，小民就是杜英杰，这冒充二字从何说起呀？”

“大胆！快把你家乡居住，做何营生，受何人唆使来欺骗寡人，详细说来！”

“万岁，小民家住河南登封杜家寨。父亲杜林，丙辰年科的武举，后来被人不明不白地害死了。母亲李氏，也相继去世。小民无兄无弟无姊无妹，只得靠亲戚养活。我自幼习文好武，因在乡下，无人点拨，遂投到嵩山少林寺法净长老门下。半年前功成艺就，返回故里。那日去看恩师，途遇二人行踪诡秘，不象善良之辈。我跟踪至无人处，偷听他们密谋策划。方知那两个歹徒要截路杀人，抢劫公主！”接着，把救人杀贼之事说了一遍。“我凭着一剑一镖，杀死二贼，见公主再没闪失，我才放心地赶路。”

仁宗把手一摆：“常言道功高莫过救驾。你既然救了公主凤驾，功高盖世，就应随公主进京讨封。为何离去？”

“万岁！小民常受长辈和恩师教诲：行侠仗义之人，施恩不图重报。草民救人，一不图功名，二不图利禄，我来见圣上作甚？”

“你既然不贪图功名利禄，今日上殿，却又为何？”

“万岁容禀。小民听说有人冒充我杜英杰，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招了东床御驸马。此来是为辨明真相，请皇上给奸人

治罪！”

仁宗闻听，心中暗吃一惊，细思片刻只得转换了口气：

“你救公主，有何凭证？”

“万岁，那东床驸马以何为证？”

“驸马有金镖为凭。他的镖和打歹徒的镖一模一样。”

“万岁，我也有作证的金镖。”

“转来让朕看看。”

“在午门被皇门军搜走啦！”

“长随！”

“在！”

“到午门把他的镖拿来！”

“遵旨！”

工夫不大，长随拿来一个镖囊，从中掏出一只镖来。又自宫中把歹徒死尸中的镖拿来，一齐放在龙书案上。仁宗一手拿起一只，往一块一并，不由又吃一惊，心想：糟了！你说怪不怪？这两只镖竟然也完全一样，长短，粗细，形状，质地，连字号也不差毫厘。

仁宗略一思忖：“殿头官！”

“臣在！”

“宣驸马杜英杰上殿！”

“遵旨。万岁口旨下，东床驸马上殿！”

“遵旨！臣到了！”

那位驸马走出朝房，用眼角瞟了瞟新来的杜英杰，佯装未见，来到品级台跪倒：

“我主万万岁，我知道吉时已到，你老准是催促为臣更衣拜堂。启奏圣上，我早起就一切准备齐了，如今单等旨意……”

仁宗心想：你这不是装蒜吗？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难道不晓

得？

“杜爱卿，你看这是谁来啦？”

两个杜英杰对望一眼，似乎都很震动，又同时不满地瞪了瞪对方。驸马也忘了回答皇上的问话。仁宗又问驸马：

“杜爱卿，你的那只金镖可还带在身上？”

“万岁，就在为臣衣兜里装着哩。这好比我的命根子，敢丢吗？”

“转来我看！”

“好好！看过后请万岁再还给我！”

长随接过镖来递给皇上。仁宗反复看了好一阵，三只镖完全一样。又不由自主把两个杜英杰仔细打量：一个象纯银铸做，一个似白玉雕琢。不光两人年龄相仿，就连那体态身架，高矮胖瘦，相貌气质，言谈举止，都差不了多少。仁宗说：

“杜爱卿，这位壮士言道，他才是救公主的杜英杰。朕盘来问去，倒也无甚差疑，又有金镖为证，看来所言不讹。这么论起来，你救凤驾之事，就是冒他人之功，凭空捏造了。你该从实招来！”

驸马慌神了，急忙跪爬半步，磕了三个头，喊道：

“万岁，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事，也会有人冒名顶替！我应诏进京，在八宝金殿陈述了营救公主之事。这事惊动满朝，黎民皆知。准是这人眼红了，心馋了，学说了我的话，仿制个假金镖，妄想来夺驸马。这驸马能是夺着玩的吗？万岁还不马上赶他出去，免得叫人笑话……”

皇上还没答腔，新来的那位杜英杰插话道：

“万岁，他分明是以假乱真，恶人先上堂。我才是真正的救凤驾之人！”

这下可把仁宗给难住了。两个杜英杰各执一词，据理力

争，真伪难辨。该怎么办呢？他细想一会，心中猛然一亮：我何不当时随女儿的保驾官来辨认一下，准能分得开。于是把保驾官宣上金殿。保驾官仔细辨认了半晌，自语道：

“怎么都不象啊……”

仁宗一拍龙书案：“你说什么？”

保驾官猛吃一惊，心想：也许皇上想把二人都认下，连忙改口：

“不不！万岁，我看都象，都象……”

仁宗更恼了：“不许胡言乱语，下去吧！”

“是……”保驾官遇赦一般逃下金殿。

仁宗没办法，又密传一道旨，把永乐公主接到金殿来辨认。公主隔龙帘看了半天，轻轻摇了摇头，说：

“父王，儿当场吓得昏迷不醒，实难断定二人真伪。”

她也认不准。仁宗气得一摆手，让公主回宫了。他本想降旨给河南登封县，让杜英杰的街坊邻居来一辨真假。可又担心惊师动众，太损皇家威严了。正无主意，忽听一人喊道：

“吾皇万岁，臣有本奏！”

随话音走出一位大臣：长臂长腿长身条，长头长脸长眉毛。头戴长翅乌纱帽，身穿一件长蟒袍。跪在品级台前。仁宗一看，是大理寺正卿黄松，便问道：

“黄爱卿有何本奏？”

黄松奏道：“万岁，不如将二人交给微臣，审清问明，把假的治罪。这桩奇案便可不显山不露水地了结了。”

仁宗迟疑了片刻，正要准奏，东朝房有人喊道：

“万岁！且慢！”

撩袍端带，走来一位大臣。此人年过五十，老成稳重。面如满月，鬓似刀裁。两道浓眉，一双朗目。玉柱鼻梁，四字海

口。颌下三绺长须。头戴乌纱，身穿白袍，手捧笏板，跪在品级台前。

仁宗一看，顿时露出喜色：这不是刑部尚书白子玉吗？想他博览群书，学识精深，在朝内大臣中，堪称出类拔萃者。自天官寇准回老家探亲走后，我就把他当成了智囊。听听他的主意吧！说道：

“噢！这不是白爱卿吗？”

“正是为臣，有本奏上！”

“爱卿快快奏来！”

“万岁，这两个壮士，都自称公主的救驾恩人。虽则有诈，可也有根，必有一假，也有一真。一同受审，实欠妥当。臣有一策，不知当否？据众人所述，救驾人力战二贼，武艺之精，实为罕见。不若把他俩带往校场，御试二人武艺。获胜者，当是救公主的恩人无疑；战败者，恐必有诈，可将其发落问罪。不知圣意如何？”

仁宗是个没主见的人，常在朝政大事上优柔寡断，刚才正想准黄松的本，此刻又说：

“爱卿此言甚善，正合朕意！”

驸马说：“万岁，依臣看来，这样不大合适，也不大合理。眼下又不是争夺帅印，也不是应试夺魁，胜者得干，败者滚蛋。只能说谁救公主谁是她的恩人，怎能说谁武艺高谁是谁呢？常言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万一公主的恩人失利败下，本来有功变成有罪，岂不是天大的冤案吗？”

才来的壮士，瞪了驸马一眼，说：

“看来你是心虚了？何不早早谢罪，万岁也定会饶恕你的……”

“呸！”驸马的脸都气黄了，“你以为我是害怕你吗？走

走走，谁高谁低，咱们校场上见！”

仁宗早已头脑乱轰轰的了，便一拍龙书案道：

“住口！真是胆大包天！在朕的金殿之上，你们竟敢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朕准白爱卿所奏，你们校场比武，以胜负论真伪，胜者封官加职，招为东床驸马；败者抄斩全家，户灭九族！”

两个杜英杰，闻听此言，都有后悔之意。可是事已至此，已无退路了，只得说：

“谢主隆恩！”

仁宗当即降旨，点三千御林军护守校场。皇上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陪同。出了午朝门，仁宗上了龙辇。文官坐轿，武将骑马，三千御林军护着全副銮驾，浩浩荡荡，直奔校场而去。